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楳埜集卷十

宋 徐元杰 撰

記

明善堂記

大學之明明德必曰止於至善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足以誠其身孟子又述中庸而言之何哉葢子思傳孔子者也孟子師子思者也誠以賢愚一致可欲之善本同也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子

思孟子可見矣故人無有不善而氣禀之殊分所以有善有不善者特覺與不覺爾通書語人以誠無為幾善惡是堯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堯舜之中與人同世之人心用而道心隱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一也東嘉鄭君應龍所居之堂扁曰明善非直為觀美也揭本心之善以示觀省也余往歲校文是邦得君書卷次於首選知其為純實之士乃既識之相語以善屢矣今扁斯堂亦既明其本然之善豁然太虛湛然止水外物不

得以動其心益加學力而求造義理精微之極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何公卿大夫之足慕哉
子别數歲以文藻之彦進武勇之爵因是以階漕牒蓋
汲汲然副其父兄責望者在是要亦堯舜孝弟之寓也
雖然士方窮而獨善其身利達則聽之故其達也必能
兼善乎天下如屑屑為禄計則君子之所性汩矣何以
謂之善然則為明善者當何如以大學之物格知至心

正意誠極修身之功用以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正篤行之規橅如是則孟子所謂可欲之善將進之以
充實光輝大化之域而皆所自有者也明善之驗益如
此子求余記辭不獲已納約自牖因其本善之明而寓
朋友責善之道故詳複以告子其懋敬之哉

永豐縣仁政樓記

仁政樓者經界圖籍登藏之所也經界顛末湯侯紀之
悉矣樓既成邑令何君克忠復屬余以記奚用若是贅

哉雖然令之心甚仁令之慮甚逺也古制久壊脩復良難版籍實繁豪强惡其害已多術以去其籍詭寄欺隱文不足徵常賦失額泛泛然征督於民由是令之仁心不得達救過不給鮮克有終類有邑不可為之嘆是豈終不可為哉善為政者非必人人而説之惠而不知為政特小惠耳仁人心也為政以仁因所利而利之脉絡相關孰有甚於賦役不均之病豈容聽其瘻痺不仁哉前乎魏令開端而不及竟踵其後者欲舉行而訖不果

吾令始至慨民斯瘼如已隱憂相與語於交際之初益益有志於版籍之修明夫剛毅力行近仁令之勇於有為睞事兼月建白當路邑人合辭而請於郡郡侯慨然從之令與士民出入阡陌殫再歲之勞以訖事書政既成矣籍已具矣衆讙曰是不可不壽其藏也於是相地於縣樓之左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益毫分無擾於民是不惟民歡樂之令亦樂之矣以六鄉五十一都之畛五百二保之衆正副砧基之有簿不翅以千計峙斯樓貯斯

籍也司存可久不容以湮沒也告諸來者知斯樓為仁政之樓必不肯行不仁之政而靦顏於斯樓也必不肯易而為游觀憩息之地而甘心於不仁也令之欲專紀者亦若斯而已雖然令之心不以是自已者也益嘗曰經界未足以盡仁而行仁政者必自茲始若夫充廣之功則學無止法不敢不勉令亦可謂仁且遠也已矣余喜其事之濟嘉其仁之驗幸斯邑之得賢也於是乎書

金氏三桂堂記

元氣肇判人位三極之中為萬物之靈萬物皆於我乎備樂莫大於反身之誠何者足為我之累富貴在天澹然無容心可也問學則不然盡心力為之不至聖賢不已古之學者專主於為已其用著於成物今之學者徒急於為人其獘卒至於喪已可不謹哉吾孟子學孔子者也天爵人爵之辨悉矣世之修天爵而聽人爵者何寡歟故以小而害大以賤而害貴舍梧檟而養樲棘者滔滔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每梏亡於旦晝之所為而

夜氣不足以存其去物一間宜矣吁吾孟子誨人以學問之道必曰求其放心指人以有貴於己必曰求其在我諄諄切切委曲告語其要則不外乎充吾愛親敬養之仁義益以人之爲人所以立天地之心者固如是夫南浦金君隆義方教階庭玉植蔚乎森聳祖孫三世唯諾一堂堂前桂芳曷曷品列此三桂堂所以名也此唐人科目所以擬也此西山夫子所以播之詩也此静春先生所以有氷玉切磋之益也師友淵源所漸遠矣爾

父爾子格物以致其知制外以養其内外之榮悴莫不有時羣葩春妍萬葉秋脱金飈掃蕩之後屹然芬巻於巖竇之間也桂所以有似乎君子也故桂之貫四時也桂之止於下而漸於上君子之學亦無止法也居是堂也婉容愉色和樂怡怡上以奉靈椿之老下以發桂枝之榮其為學也身必三省道必三貴取友必三益此古者所以為已也其推已也文必三德教必三物扶世必三綱此成已所以成物也學君子之學者以此講貫以

此體踐言行為壇宇敬則其基也文藝為枝葉德則其根也自敬厥德徹上徹下栽培滋沃力到功深人盡而天明時至而氣化幹茂而葉敷三科登唐三傑用漢植立為三代以上人物將見榮三釜養而吐詩書之薌郁林不足貴燕山不足多詎止一門三秀而已哉金君名衡字平甫一再貽書俾識厥事某何人而敢當此辭弗獲姑誦所聞告之

廣信蠲耀記

食者生民之命也謀國者重民之命所以壽國之命也漢蕭何給饋餉首入高祖以養民之一言鄧禹説光武於軍門亦莫急於救萬民之命自古名臣佐命興統先務所恃大率如此聖宋以仁立國重在本根雖艱難多事之秋撫養百姓不容一日緩國祚靈長實嘉賴之軍興以來調度莫繼和糴非得已也曩闗析不閧淮堧京湖殺粟被野百姓窖藏之外樂與官為市沿邉屯田積穀又足以補餉之不給初不以糴運為勞自敵人孔熾

邊境湯析於是專仰糴於江之南官吏皇皇咸負不辦之憂田里始焦熬矣然兵以衛民食以養兵量地而榷其糴瀕江帶湖之郡國固不得以辭其責廣信一林麓區爾土狹而人稠灘淺而湍激樂歲常病於斗直之踴公私交困於舟運之難士大夫寓於斯鎮於斯客遊往來於斯無不為之動心朝廷斟酌分派視他郡亦稍異幸而天漸悔禍斥堠向清年穀屢豐糴事可以少撙故亟弛斯郡之糴數於此可見不得已之初心矣淳祐改

元先弛永豊玉山三年又弛鉛山上饒既得旨衆讙曰
是邦侯懇請不憚再三之力也侯曰不然敵之貪暴自
速滅亡吾君吾相至仁一念上通於天所以弭敵國外
患者法家拂士之言實行焉爾鄉達有若都承韓公從
容經筵鼎鉉間思枌社之饑由己饑之爾隣壤有若檢
正陳公知此邦尤悉相與建白廟朝懇惻而未已爾棠
陰遺愛有若有司袁公加惠玆土𨚗亦知無不言然則
此邦受此惠知所自來矣一日屬某書之夫蠲糴不必

書也然由四邑而盡蠲餘邑由一郡而盡蠲他郡彰旣往而圖方來此仁之充無窮不書得乎侯鄞川趙公以太府寺丞出守云

洪慶庵記

俞姓本系出周厲王春秋時為鄭公族自莊公六傳至文公娶於蘇生公子俞彌姓始於此為河間望史記有俞跗漢有俞春晉有俞縱唐有俞文俊後益衍茂處於杭歙嚴鄞莫可盡考故宣義郎賜緋魚袋諱某字國卿

者偕弟某事親以孝為鄉閭所稱某字通父以咸淳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葬金吾山下柳屯田故居之側築屋而庵名曰洪慶有永平鄉田六百束以贍庵守有周安鄉田二百七十秤以奉祭享每歲寒食主祭者率子弟各執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奉先之孝於是可觀矣夫孝也者君子所以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也方前人之生也凡可以惠其後無所不用其至則後人所以祭祀時思者當何時而可已也為士而貧猶將求

仁者之粟以共其薦矧家道從容生理優裕既無一而非前人辛苦之積奠豈居而悽愴食膏腴而忝嘗此庵宇之不可不設而贍塋田之不可以無紀也古者宗廟宮室所以嚴宗祀之地天子諸侯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繅以供祭服猶曰身致其誠信而後足以為敬事神明之道下是則又當若何而用心哉夫昭明焄蒿悽愴所以聚百物之精而為神之著者皆魂氣之無不之者也孝子慈孫誠不可以不嚴其祭而祭則不可不如

其在將祭則禮備既饗則樂成樂之與哀常相為半而濟濟戚戚㦗㦗幾其恍惚之與交秋而霜既降非以謂寒也春而雨既濡則猶將見之矣吾平居暇日修身謹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本之視聽言動勿非禮之仁達之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孝念之發動不容欺徹上徹下毋不敬也何則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祖考與天地同其體吾身則祖考之遺體也行遺體而不敬則不能以天地之心為心其與物相去不遠矣是故

禮莫大於孝孝莫切於正其家禮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身者親之枝也故枝必固後必善主必端三者禮之本也吾誠念夫枝必在於固則方寸造端所以培植根本發達英華者益當為顯揚先烈之計誠念夫主必在於端則儀刑有則所以肅雍閨門綱維婦道者益當勉為清潔蘋藻之供誠念夫後必在於善則詩禮傳家所以立大小之教自灑掃應對而達於參賛化育之妙者益當行為繼志述事之孝夫如是也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曰惟賢者為能盡祭之義惟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而備百順之名祭有如是可不敬乎一或不敬其獘將有假春祀之設聚親族挈妻子友朋而為游觀之樂是則習俗之當戒者也可不敬乎俞氏禮義之家子孫多以文藝名而字某某者尤鄉曲之俊追惟祖烈克念厥紹以時祀為莫大之典顧焚修有庵贍塋有田由來已久誠不可以無紀也余甫到官貽書至再命識其事誼不容辭

竊謂庵以洪慶名所以遺子孫蕃衍盛大者在是而田則散見於永平周安之二鄉又隱然有安平氣象子孫尚增廣之益追念之將至於愈久而愈有光所以明前人之德又以重其家也

秀才方君壙記

君姓方諱子方字正叔早以文名於郡泮襟誼極不凡與余同齋舍一見相敬愛如弟兄葢方弱冠也君之家為葛川著姓乃翁桂字萬卿學行端粹少拔鄉薦其文

亦有師法六邑之士多所從游過庭所聞偉矣故鄉校稱之屢貢成均之名君以户門早見困於有司在賢父子純篤畏謹不以求直而怏怏半生舉業不過問焉此余所以咨嗟而莫助者二十餘年間雖數交問顧余憂患之多酸鼻而已夫士方窮阨交游罕知心亦罕用情余於君父子相愛不容以辭喙所謂貧賤之交不忘者非耶區區感念靡日不問動静忽以訃告而其八十三歲之翁渠渠踵門相與慟者連日嗚呼尚忍言之哉君

娶某氏生二子某某尚幼惟天壽乃翁扶二孤孫俾壽詩書之脉則君之賫志以没者當興起於將來於是忍淚而為之書

序

送歐陽奇父序

天下無真學者久矣所謂真學者務内而不務外盡已而不求人知已有所成則推以淑其家之子弟蚤夜相與孜孜汲汲讀聖賢之書非徒曰博記誦謀利禄而已

吾之一身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知其身之大必知自飭其身自立於天地自别於萬物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茍皆中節也發猶未發非先非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悉吾身内事也夫茍不皆中節血氣之私剥蝕義理之正逐逐焉無異於物烏足以知天地之大哉故真學者必真見其所謂大身者父母之遺體父母身之天地也兄弟諸子身之同體也微尺寸之膚不愛則微尺寸之膚不保也世道既降士不

知自愛身視身之同體恝然焉手足痿痺謂之不仁羣居於家飽食終日不知義方之教仁者動心於此矣余友歐陽奇父少蒙義方自異流俗感懷父兄愛教之素知自愛於己不局於一己之私而惓惓於同氣琢磨之事謂義方相習作古為難父兄不以利遺我而遺我以義者正望我廣其義於後也與其利而富孰若義而貧世方競利吾則相勉以義世方欲富吾則自甘於貧文繡膏粱有時消盡禮樂詩書之澤傳之不衰所以融一

家之和氣陶一門之太平益不容以目前論也余相與講於此非一日矣子以混試東歸訪余於册府之間語及學校慨然欲以自修者為教宗族之務其用心仁矣然或者猶病世俗訾之也嗟夫世有真學者則將嘉慕弗暇況敢訾之乎益士尚志爾卓然不與世俗同流一鄉非之而不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鄉者矣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世者矣天地之理生生而無窮學者之學進進而不已譬之種焉耕播耘耔必有

歟也譬之炊馬洵淅蒸餴必有熟也余昔師克齋陳先生曰士用力於學低頭讀書不必問外未有三十年而不大顯者余記此語因驗之克齋之學果見其身受簡求之詔祿亦及之而弗屑就子孫科第相踵晚歲迎養之榮當代鉅卿爭師致之未艾也吁克齋不必問外之訓至是驗矣然所謂大顯云者猶吾夫子學也祿在其中之意非必數數然責報於天也余故併及之書以為奇父告堅子之志行於子之事父兄信之矣

贈張君序

世道未嘗狹也修為在我知不知在人曾參殺人不疑盜金其諸未定之天歟張君才美余識之欺心之事其忍為之諸公信之之確相率而償金世豈真罕知已哉余災患之餘愛莫能助姑書此告之願益以天理自信吁而今而後知不特古有直不疑矣

題跋

題聖宋蒙求後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其書愈多而讀之者愈不能徧於是讀史有捷徑曰史類曰史抄其便於成童之習則曰諸史蒙求然作此書者多矣往往皆歷代事未有及於先朝之典故皆以事雜舉未能循其世紀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編瑤帙藏在秘府世固鮮得而見之若夫國史之會要名臣之言行與夫長編繫年之類皆班班乎可考益無往而非可觀之訓然竊慨夫藏書之家未必觀無書可藏者不及觀幼而學之者又未容以驟觀

至於士習之專意舉業者又不過掇拾事類以便蒐閱而已往往人自編之不復以傳他人一時纂之不足以告來者吁此聖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建之南浦徐子復也觀其事類則自建隆而熙寧年而次之類而偶之聯而韻之章必兩聯每聯必備顛末其為帙也凡六葢祖宗全盛時事也繼是而後未及類而子復逝矣厥子某善繼先志僕僕遠來衘諸袖而出之請題其左余不獲辭一再觀之嘉其志而屢嘆之我先朝之人

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詳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載諸其下其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如何學者苟未暇讀長編能求此讀之猶愈於已是豈可以蒙求為童習之書而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傳記困蒙而吝童習而荒有書不如無書雖多亦奚以為

題倪仲山訥齋

天地之道默用於不言之表人為天地立心言固心聲之所發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言不貴多其來久矣

萬語萬中不如一默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君子所以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吾夫子大聖人也常曰予欲無言子貢以言求聖人者也至詰之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聖人答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警悟所及宜有超詣異時文章之聞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賜其告往知來矣夫然賜亦自知之審終未脫口耳者也在四科則列於言語而視顔閔之德行殆局於知二而卒莫造乎知十之地也予友倪仲山學通諸經至

於方技陰陽之書靡不淹貫亦可謂能言之士也毎見
其氣逸辭壯瀾翻不倦甚不凡矣且其家世善學得諸
象山陸先生之敎其祖伯珍迎先生於山之陽以開講
席先生既書愈高字扁其讀書之室又别為之書訥齋
字余益知先生之進伯珍於道者矣益造道無止法高
必愈高而不容於僅足悟道無顯言而訥之一字益當
心領意會可以自喻而不可以語人如是則其鑽仰也
顔子之如愚其弘毅也曾子之曰唯矣余生晚學後不

獲叩訥齋之所聞而獨幸仲山能告以命名之本末也連荷貽書及今數相會諄諄然俾發其所以訥之義退惟荒謭於性本愚於言本拙何足以窺其槩抑聞先儒之告人有即其行實而稱之者有就其欠闕而補之者無往而非進人於善也訥齋密邇象山之宮而又登門為最先其聞道也必真的訥之一字其殆即實而稱之者歟今仲山又以易名齋當知易之大至簡至易必黙而識之會不言之易而勿流於口耳之歸守不易之易

勿膠於事物之變則一訥之妙天地之静生生之易矣仲山其慎思之篤行之

題余豈潛所藏楊補之梅

此花在羣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葩似詩其屈曲枝幹似盤誥其節似禮其樂似樂其謹嚴似春秋益花之有文實者也畫工勘破其魂骨而後筆法能意足意足而後不求顔色似矣觀者當自得之㠯觀蘭戲題之後又賞此卷而為之書

題魁星醮疏

暗裏點頭既已顯靈於昔日夢中糊眼豈無覬望於今秋况大魁星銓次名銜而福善主權衡造化爰擕短疏泛集同盟即秘宇以薰修兾休祥之至止大書姓字何殊千佛之名高壓英賢首占萬人之選

題諫藁後

自昔和戎權在我而不在彼則可借此為羈縻之術否則置守備於度外一切聽命於敵誤國之禍當不待智

者而後知簡穆公有言責諫槖諄複其辭婉其義正愚也益有感於斯

跋朱文公秋夜歎

晦庵先生秋夜嘆之嘆與感興篇之感異辭同旨神仙之事固誕而脩然物外意則幾矣吾志於道姑去彼取此不役役而馳不悶悶而移靈臺太虛風清月白至誠不息初何辛苦過化存神不落形體孰為河漢孰為幽人孰為蒼山之雲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吁知此

則知先生之晤歎所以沓致辭於幽人者其旨明甚

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竇幽閴非人間世真與宵次丘壑相料理曩者趙公不遏為臨江太守過其地喜其心目開明於峽之陰築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僊汝瀼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嘗涉峽弔公於公之文惟知王邑士馬達州温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

已為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諗其曾大父
國器從玉山遊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啓
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
其大而畧其細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况少壯之相去渠
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温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售
寸長誠不免乎才氣之累迨夫名與時顯學隨年進馳
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静
之指又以嘆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報其他著述卓

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嶺水廟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粤自少孤事祖母生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授徒有塾賑歉有廩濟旱有陂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使人猶為之激昂愚嘗嘆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為美新語公浩然剛大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潤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斷訣佞汲此洗劍血壯哉是詩有為而發玉山服其高義至行稱其不至失身匪人良以此歟昔蘇文忠公精

忠大節詞詠善詭或者病之是欲小害大得爭世人謂士工於文雕肝琢腎鮮以壽終故王楊盧駱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徒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亦顏之徒顏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為此邦重汪之跋為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僊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此峽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跋高特進手書孝經

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人之良知良能也特進高公於其教子弄孫之時手書孝經以遺之宜矣公之諸曾孫獨以此寶藏之則夫戰戰兢兢於曾子五遂之敬願相與以此共勉庶不失同盟相切磋之意云

跋俞慵菴詩集

慵菴詩大槩古淡有感發意湯晦静題之悉矣余鄉曲晚學讀其詩敬其人友其諸孫而審其生平之素故知

菴以慵名有安樂窩之風相羊乎榆山烟松露菊間幽然柴桑栗里氣象韓昌黎謂和平之音澹泊慵菴有之矣然則慵菴豈真慵哉慵於外而不慵於心慵於闤市朝軟紅塵而不慵於登臯臨流之清唫慵於役聲利爇形神而不慵於手詩書以玉其子孫嗚呼斯其所見諸老之典刑翁姓俞名櫰字鼎臣世居信之乾封云

跋張君雙瑞堂記

張君先輩賢士也家有雙瑞堂一日見訪出示圖繪諸

名士品題悉矣且索贅語余荒拙不足以發之雖然物之瑞其應在人人之瑞其重在己故瑞莫瑞於玉君子之於玉而比德焉德取其足已本無待於外之求君有是瑞而為是圖又有是名什而發之復謙謙然禮下於人若有求所未盡者君何為是贅哉夫瑞已發於君之家不貴彰而貴隱今其奠堂皇而居之藏修琢磨韜光待賈勿馳於外勿惰於內異時才足以瑞世文足以瑞朝廷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矣如是則在己者重物聽命

而自應一草木之瑞子今其秘諸

跋黄伯囦西山問答

南浦黄伯囦篤學士也一日來訪出其所與西山先生問答讀之愴然因得窺其講明踐履之正益非口耳之學也且不余鄙請贅言之竊聞人生天地間以形氣之身莫不受天地之中人心以氣言道心以理言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總名也堯舜相傳之道允執其中而已舜之傳禹則有危微精一之論危者氣之易動者

也微者理之難明者也精一則真體實踐決擇於人與道之間守道而不變主宰之有其中也子思子得一貫之傳於曾子以中庸著之篇子朱子序發之益得堯舜夫子心學之真的使人知問學工夫全在精一千古猶一日也今觀中庸自博學至明辨皆致知之事自四者總會於篤行之一語又力行之不容已知之精而行之一也昔侍先生屢語及此愚嘗曰在書為精一在中庸為知行在魯論為知及仁守皆天地所與之中全而歸

之先生首肯故喟嘆書此幸相與勉進云

跋趙忠果公死節錄

士大夫常時豢養富貴及變則顧影自惜烏知有君子哉卿相以阿容稔亂多至失節忘恥司馬溫公謂其曾犬馬之不如而惓惓於沉抑下僚死節者之事讀之每為沾襟夫自一命以上事無常變死生以之分内事也然舍生取義未必無可生之道求生害仁生亦不容於戴履間矣今以唐之縣令考之薛景仙為陳倉令死守

殺賊而克扶風勇於死而未必死者也今孫潮以雍丘縣從叛至於陳力而不悔張睢陽斥之以不識人倫尚奚以偷生為哉彼均之為令也均之為生也天地鬼神之臨乎前逆順各以類應功罪之著又焉可誣靖康之事滂渧何已忠果趙侯以天胄試永豊横身衛民血戰以斃其亦不幸而不得為景仙爾彼孫潮匪人聞公之風則不翅鼎鑊之及今邑人廟之朝家旌之信史亦以表異之後且克昌益大未艾侯亦何死之有伊川先生

曰自古殺身成仁只成就一箇是字忠果之謂乎

跋日者丘賦庵所擕倩序

吾儒志於道義而功業次之若富貴則不足道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益以知天命而有三畏故又曰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是豈世俗之所謂命術士奚啻百千若丘賦庵者獨未多見往來二十年無一語不酬由其善人倫之鑒每每自心上起前乎庚辰以富貴儻來者相告余未免俗為繆悠談後乎壬辰乃叨

首唱出於望表余懼焉今又十二年憂患之餘學不加進深懼無以報上其不墮於世俗者幾希姑省前繆相與蔬飯而為之書

跋黄志仁字說

静春劉先生字其孫婿黄君曰志仁益愛之以德也觀其丁寧反復諄諄告教無非警策實地讀之為竦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謂之仁在心為志志者趨嚮期必之謂也仁人心也本心之全德非外來也苟志於

仁必至於此故曰士尚志志於仁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謹曾子之五遂死而後已可也吾夫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無一日而非學無一日而非志也無一日而非志無一日而非仁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静春於字說之終指之以敬而無失止堂以仲弓敬恕望之亦曰敬則収其心而不放余於黄兄亦曰復其本心之全云

跋王君昭所𢹂厚德說

里有王君昭純實士也篤學固窮家有三喪未舉再言之泣下數行聞者為慟武岡糾曹周兄為厚德說送之益將詔襟誼之士而賙其葬也雖然余聞之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為人子孫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必稱家之有無隨吾力以畢襄奉慎終之道如此而已祭祀時思怛然於雨濡霜降之日追遠一念與生俱生何有已時此所謂德之厚吾有此身寸膚以上皆親所自出親喪未舉不解衣不交睫不皇寧於食息之頃貧則

自賫身以給傭役又從而自提畚自荷鍤殫勞而掩其親雖懸棺而窆何害其為德之厚雖然是厚德也得之於天我所自得求之在我勞苦而捐軀隂亦有以相之者燕為銜墓鵶為銜紙虎為殺觸松之獸物且助德况於人乎孝動天地感鬼神雲天高誼之士世未嘗無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卹鄰救灾賵喪賻葬閭里族黨可以實感不可以文欺喪家之子不顧死亡期了大事何患無應之者否則悠悠歲月食稻衣錦以等閑視之石崖

麥舟覬一二於千百則是求之於人者厚我之德已薄
豈親之所望於我哉余生長貧苦自幼而喪母與諸弟
侍先翁荷畚鍤僅僅納棺於淺土中近年纔以石掩之
余之家貧自若甫得小壘侍養繼親旋以罪逆其治葬
也必躬必親與傭夫共飲食寢處隨宜而了大事兹痛
祥禫子執厚德說來求余贅語余方有祀事遅遅旬浹
而握筆未遑子頗見誚吁余以是知子今痛心之切

說

紫衣師號說

洸禪師駐錫玉溪亂山中發大慈悲奉藥王教指下有準醫道通靈解脫疾病厄為檀那所尊禮不即人而人即之矣顧方打包東來欲正名稱受紫衣師號得得遠訪求質於余成事不說尚何言焉若猶未也當以忠告釋氏以無為宗以有為妄認得本來清淨法身初亦無假於外此行得無着相乎乃應余曰吾奉佛法用活人書出入人門緇衣世所甚忌未能免俗姑隨施主意俾

正吾名易吾衣上以梯君王寵賜之光下以航藥王普濟之利因行不妨掉臂耳吁意則美矣如妄想何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吾師以普濟為心有義色身有我是自身一大病先須看破求救療一旦超然頓悟如沉痾痊不醫之醫不藥之藥長生不老圓滿報身一體同觀萬法俱會尚何俗之所忌哉會麼貼體汗衫都脫却反求諸已寂如無

黄少頴字説

南浦黃少頴訪余於野濱示以靜春劉先生所作序說知其命名之慕蔺非力學好修者不能夫少頴慕東漢李曇之為人吾靜春發明范史所載德行之純備不徒賛其名而必指其實師友之淵源如此昔成周三歲大比興其賢者能者德行居其先道藝則次之藝之不先於行固也道豈果劣於德耶葢行曰德行藝曰道藝行道而得於身之謂德修身而踐其言之謂行大學之道自明明德之外無他事孔門之所以學文皆行有餘力

者實為之君子以成德為行而始之志於道者必終之以游於藝而後已不然當時四科之目何為先顔閔之德行而後游夏之文學歟雖然李氏生不偶時益潔身去亂者德行純備無待於外宜矣少頴方將以科舉之文充德行道藝而應賓興之求茍能因静春之言懋孔門之學盡其所以為李氏者益修之於家當必不壞於天子之庭少頴其力行之

黄子正名字説

江夏黃氏子初名轟字子震葢先尊人之命也父子至情顧不欲其成就暴厥聲於四遠歟今日者之說以其降之年月日時若胎若坐命幹支納音十有八物之於五行也而金水闕焉火行且多而無水以為濟在人而不燥者鮮矣夫黃氏子反而知其燥也曰天人一耳虧於天者雖不可增名者人之所命着水於名則水於我矣然轟者父命不可改小名若孫亦父命也今而謂之若水則隱而贊天之所虧顯而依父之所令二者胥不

失矣雖然名更而字不類併與字而更之乎朋友呼之熟矣我更焉而彼不呼猶未始更也正與震其音相似自有五行之説與而冬官水正也若水為諱子正為字便於朋友之呼而不失名字之義黄氏亦善變者也善變則通通者水之道孰謂其多於火而病於燥歟然則和與燥在子正之自為不係乎名亦不係乎命也竊嘗習日者之五行而不信其書者也亦能效其説子正之生歲在己丑時在戊戌雖有土旺四季之説丑位乎冬何

嘗不水戍位乎秋何嘗不金以余之說則全之者子正也第少不足以勝多則更名字以當之亦是耳嗟夫人患不知過也竊因子正之請說而不敢匿其懷里人無小大皆以子正氣不下人為短今子正以受命於天而得炎上之性思益水以濟之是學者修性揚雄所謂學行之上也又不敢棄父之命而存其小名之一言是孝之道也能充其孝而廣其修性之學朝夕不倦他日成就顧不轟然而震矣乎雖更其名字未始更其旨意也

喜聞人善而願書之者陳某況子正之請予謹說

黃伯高字說

名以出信信近於義學者因名而維其義必有實以稱其名故㓜名而冠字者責之以成人之實也南浦黃生名崧字伯高得得來訪求所以名字之義而據依焉余嘉其有志於學又知其有造道之質問其藹則甫及冠問其所取義則詩之崧高問其所與取則族之伯氏今著庭之長南宫舍人黃元輔也且予知詩之旨乎崧高

烝民二詩皆尹吉甫之所以美宣王也嶽降神而生仲山甫者天所以鑒有周保天子而成中興之業山甫豈有異於烝民哉葢烝民中之賢能出而膺任使者也天生烝民皆有物則特其秉彛好懿德多失於因物有遷之後故曰令儀令色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又曰明哲保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皆義理當然之凖學問無窮之功詩人以崧高生賢之美歌之以為未足又述烝民好德之懿詳其所以生仲山甫之本末葢山甫之生

與烝民之生同一初爾山甫得之為山甫者翼翼其敬而夙夜匪懈也烝民之止於烝民者德輶如毛鮮克舉之也夫莫高匪山嵩則山之髙且大者子其於此真切而用力焉惟勿自大當有以養其大惟勿自高當有以成其高讀髙山仰止之詩必堅之以景行行止之心讀嵩高生賢之詩必參之以烝民皆有之則勉焉孜孜培固基址譬如為山一簣加進吾勇往也庶不失乎自下升高之意故曰山甫豈有異烝民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楳埜集卷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棋埜集卷十一　　　　宋　徐元杰　撰

誌銘

王從事墓誌銘

有宋元豐間岐文恭王公珪由翰苑登宰輔賜第開封族蕃以大夸叅錯江浙多其裔岐公生累贈少師中大夫仲山避難始寓吾信少師生累贈少傅寶文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少傅生宣義郎子治宣義生

公與公之伯氏冢公少失怙毋夫人周氏一意教公學公亦與同氣刻苦亹亹以興門户為志辛酉同上計偕冢後擢癸未進士公晚就已丑特對自宜州文學授廸功郎調嘉興海鹽尉邑瀕海盜出没無休時先是尉多弛蒐典弗暇顧公至日討兵訓之境内帖息無警告會朝廷糾民船為戰艦助所至委尉董其事將校與胥徒黨卒視金有無為縱擒尉亦噤不敢問公力疏許浦戍長具白臺府謝去其委當路翕然稱賞有檄任必指公

為能戢祟德覈滂秋毫吏不能容增損亭民與百姓爭縱焚輾轉疑不決下公審究屏文案名隣宿訊之誣狀無少遁守欲聞于天子有代者規縮成務使人誑中臺以評去公俯受如飴無幾微見顏面歸槖蕭瑟不贏一金士民為序為詩題曰秦溪公論以昭其冤實齋王公時方牧吳為跋文清游公九言默齋手澤曰其壻王某作尉無罪罷去民欲醵送之義不受是可知其所以為人矣既歸姻故有勉公起者再調錢橋酒庫瓜及兩稔

毅弗徃以疾終正寢實淳祐三年仲夏戊申也享年七十娶游氏以子預鄉貢慶壽封孺人子男四人祖愿鄉貢進士祖直祖簡祖强皆習進士業祖强兩年卒女三人長適進士宋子㮚次適漕貢進士趙汝瀘次未行孫男二人阿崇阿真嗚呼人不可無所本也公為文恭孫本以詩書之演迤為文清壻本以氷玉之潤澤故在子弟稱其佳在官稱其廉在州里稱其善宜爾余竊嘆老成之典刑不存君子之澤有時而遽斬世禄蕩德紈袴

狃習卒以隤其家聲自辱於厥躬者何可勝數公其異
是歟公家造府無百步一武不屑至公室老屋幽閴市
囂半點不吾聒蒔松樹竹環石引泉清風蕭蕭匝人杖
屨觴詠枕漱婆娑其閒矧又子孫之衆多衣食之粗足
所謂仁其壽而樂其終仕之遇不遇何計哉公諱容字
伯如自號林隱蓋澗泉韓公淲為書岐公來燕酬唱取
詩中語名其堂因以為號云死明年甲辰八月丁酉其
孤將葬於永豐縣崇善鄉博峯源附少傅墓左以今奏

院蔡公薦狀公行事來乞余銘孟子曰所為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世臣今亦無有矣可哀也夫銘不得而辭銘曰孝貴無聞竭爾勞兮廉勿求知堅所操兮仕雖不達退則高兮

浦城陳氏墓誌銘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敬世世降俗末為人子者狎恩怙愛鮮克知敬流于不孝之歸多矣婦人而純乎孝又持之以毋不敬之心顧不謂之賢婦乎夫人陳氏諱

其字三山名官之後也因父鳴道游學南浦受室而家焉夫人之生也蚤閒姆訓克勤女工姿識不凡動中儀則其昆弟福慧皆不及甫笄歸章君表上有難事之祖姑恪勤小心贊厥姑謹事之迨以感動及久疾藥侍膳惟賛厮役咸服焉祖姑没以所事者事厥姑姑嗜佛書不預家事夫人性澹然所好雅合盛年而獨寢處姑婦焚誦蚤暮合席相敬愛如母子五十載如一日奉先饋賓羞膳必躬處中饋率有條故臧獲咸得心力親族里

閑恩誼浹洽語婦德之賢莫不以夫人為稱首他如賙貧䘏老濟急拯危力到無靳心聞人有善勉其夫以訓子孫見其夫有為善之意必賛其决不容緩其所甚重者義方師席之設凡可以相其君子而成其志愈老愈不倦而家道日益昌滿門皆觀光上國之賓徃時東朝慶禮厥姑年邁八十以既沾登極恩加賜冠帔夫人偕章君表俱初品表晚年為佚老計乃均家事于二子偕夫人更迭就養焉惟中霤先禰之祀終其身親供之姑

沒久持齋不忍釋慼疾年終于辛丑孟冬之月享年七十有三卜兆于縣北七里之潘原山從治命也壬寅小祥越四日丙辰窆穸訖事扁墓廬曰慈雲堂胙所曰禮亭二子某某三孫皆待試春闈一女適廸功郎趙一孫女適修職郎趙曾孫一人曾孫女四人尚幼越明年冬孫不遠數百里而來銜乃父之命愴咽而請曰祖母孝敬一生宜家之實是不可不書也願為之誌而遂銘之余不敏曷敢僭辭避弗獲敬摭其所請大槩而為之銘

銘曰人之孝行感通神明世降俗薄鮮克敬親男子尚爾況于婦人惟是淑德歸章自陳凡五十載甘其苦辛相而君子家道孔啟春桂郁郁芝蘭詵詵力行好事鍾福滿門源源慶渥生死哀榮佳哉潘原之山千古為陳氏墳

贊

魁星贊

頭髮蓬鬆形骸卓縮瞋目怒眉拈手弄脚會看一踢北

斗斛恁時與我露頭角

復齋陸先生賛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縝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于鵝湖蘭若相與辨論指歸迨今祠像在焉謚文達賛曰德積于中一襟和氣學雖精深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韡韡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已

刺史祝公賛

公名可久字德父居旌孝鄉之石塘從寶學劉公子羽立功西陲官至貴州刺史父沒不仕從容里中樂於為誼與弟可大作鄉校招名師以訓學者有馬永卿六齋銘又為義莊族之貧者計口給粟衣其寒藥其疾殮其死皆親視之從凡其仕高安夫婦繼亡男女俱幼公單車持護以歸悉令得所昔人誌墓為詳贊曰凛凛誼風磅礴桑梓鮮衣推食周其生死急難在原單車千里青青子衿德公不已

呂伯恭贊

先生博極羣書悉為訓釋學識言議為世宗師壻于南澗韓公之門嘗與晦庵諸公講明斯道於鵝峯精舍雖天不假之年而令名可垂千古立祠繪像迄今儼然贊曰蒐經微妙發聖精華文脉兩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南澗供藻玉映氷清千古不老

資政劉公贊

公名韐字仲偃其先建人幼侍父館于石塘祝氏後登

第與祝世姻官其家數人靖康之變名為提舉京城四壁敵素知名屢索之時宰以割地使踰月軍前遣韓正諭令北去以保富貴公曰有是哉乃貽書與其子訣仰藥自死高宗即位詔曰劉韐能死節不為敵用可追贈大學士特進謚忠顯事見國史贊曰石塘之湄白雲俱飛培植大節臨難不辭忍汙令名甘死如飴松柏有心歲寒後知

宗丞虞公贊

公名大熈居布政卿之新塘自幼與兄三人力學相繼擢第居家以孝悌聞立朝以名節顯熈寧間古靈先生以治經有行端方自守不苟于進薦之于經筵以備臺閣之選贊曰地靈人傑華蕚相輝經明行修結于主知校讎芸閣光動青藜駸駸華要墜栢風悲

少傅趙公贊

公名士礽字誠甫鎻試第一易文階歷官至元士司外宗累封少傅初爲永靜軍兵曹直究獄守頗怒久之果

得實守慙嘆曰微君濫死之冤吾能逃乎知河津縣時旱蝗餓殍盈野公欲權發御前封樁之廪以貸丞執不可公曰冐專輒之禁失撫字之職等罪也吾民苟活身何足計乃擊鑰發米類甲請貸秋稔相率歸納其厚德之事不可勝紀八子相繼擢第握麾持節有至次對者亦陰隲報云賛曰若水平冤堯夫發粟惟公之賢能踵芳躅活人孔多其應甚速厥後熾昌以永福禄

丞相龎頴公賛

公名籍字醇之魯人祥符八年侍父格為邑征官距邑三十里得崇壽精廬率同志肄業足跡不入郛有靈芝產梁間後四年登第歷清要相仁宗終始一節為國元老薨贈頳國公謚莊敏事在國史嘗為崇壽院紀紹聖二年尉方來冡立堂祠之命曰經綸贊曰嶽瀆之英國家之寶精舍藏修梁毓瑞草妙蘊經綸得時行道終始一節為國元老

汲古賈先生贊

先生名逸祖字元放邯鄲人好古博學嘗應詞科寓縣之天王寺室如垂罄安貧守道有半隱齋笠澤陸公游為之記大意詆漢魏以來以隱欺世者而高先生薄富貴羞勢利之風今縣北十里有墓東里趙公蕃題之曰有宋詩人賈元放贊曰終南少室捷徑誰欺先生之隱真情所為模寫物象尤工於詩放翁之記章泉之題

傅長者贊

長者名縝字子玉居邑之東洋應進士舉會舍法行不

忍去其親棄所業歸養尤樂於義歲歉率先發廩濟之

饒信饑民入境居者給粟行者裹糧後遇凶年遂爲故

事青苗法行縣多繫逋民長者悉損鏹代輸民盡得釋

又甞一新邑校里閈皆稱長者紿興初敵兵焚掠至其

家三舉火不然酋領後至曰是傳長者家舉火者緘其

門而去賛曰土苴軒冕圭壁緜衣高誼薄雲知無不爲

屹然仁門衆不敢窺長者之稱名以實歸

嘉遯趙公賛

公名不過字茂中自幼有聲能文登進士第初爲清湘令請以所增之秩封其母孝廟褒而從之居鄉無畀章布不持氣凌物不屑意貨殖訓子弟以禮法勿撓窩邑置兼濟倉冬糴夏糶糶直損於糴時里閭德之繪像勒石祠焉慶元間州狀其事于上詔除直祕閣以示旌異繼陞華文年八十餘終于家賛曰孝之與誼惟公獨全粲粲褕霞繢繢炊煙賀白之文間平之賢天賜以壽嘉

遯丘園

稼軒辛公贊

公名棄疾字幼安其先濟南人徙于邑之期思靖康之難朝請公累族衆不克南渡常誨先生無忘國讎紹興末敵渝盟乃與郡豪耿京糾合義兵二十五萬以圖克復高宗勞師建康亟入條奏大計上偉其忠驟用之會羣盜攻剽江右先生毅然請行衣繡節制軍馬期以一月盪平果如其言晚登禁從所居有瓢泉秋水諫藁詞集行於世贊曰摩空節氣貫日忠誠紳緌動色草木知

名陽春白雪世所共珍秋水瓢泉清哉斯人

曹子至父喜神賛

肖天地形元只這箇得我同有要你什麽本來面目冷眼看破動動靜靜非爾非我相對長春燥濕水火爾我俱融無可不可

行狀

凖齋先生吳公行狀

先生諱如愚字子發臨安之錢塘人家世以積善聞至

武翼公益茂厥鍾先生生而岐嶷骨象異凡兒武翼居閒垂二十載篤意義方擇名士為師課書一覽成誦輙通曉大義甫弱冠于諸子百家靡不究竟一日忽厭喧雜徙居城西別墅捐絶世慮凝然寂然未踰月頓有所悟自是留心清淨寂滅之教凡三四年傳燈有節莊老有觧將終身焉已而言曰繫辭言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吾道之大體用兼全何必死灰槁木獨善其身而

已乃棄所學以孔子為師賦詩寓意有云踐履不加功虛行豈為道有體必有用辨之所宜早成已以成物斯殊佛與老定省餘閒刻意經學所得日富世味澹如不以仕進之為念武翼年及告謝乃乞以澤官之先生弗知也迨寢疾始語之故且勉以仕補承信郎中吏部銓調福州連江縣監税故例山貨至有抽解名曰呈樣又有合收税錢不附赤歷者皆税官之利先生悉禁止毋一毫之私商旅皆願出於塗課入盈衍處同寅間推誠

相予和而不同邑大夫深敬之訟有難多所資倚先生不察察為明每以理義開曉莫不感服邑有訟事願委之先生部使者訝之問其故咸曰連江縣政皆吳監稅相賛剖决民自不冤由是當路交薦以為可備知縣縣令任使舉詞類以清正廉介公平明敏稱之新南安教林君益嚴精場屋文既以上第來攝簿正愛敬尤深一日治具招先生以所著私稿與得之師友間者類分臚列相謂曰公天分高踐履實天將畀以大任不致君澤

民不已局於右列志不得施願以衣鉢相傳一第直恩予耳先生遜謝之又曰税務多善書吏縱不屑科舉漫録以遺諸郎可乎先生終弗諾林益加敬聞者歎服再調平江常熟縣户部原塾犒賞酒庫整頓規矩總其大綱盡革異時苛瑣之政課入由是整辦庫隷漕臺六十有四大半西班居之間有弗謹厥職自貽伊慼者往往逮繫日至于部使者之庭惟原塾舉職趙公伸夫深嘉之檄入幕府延見進禮俾督諸庫先生終辭焉乃以潔已

好學不凡薦于朝備陞陟任使既觧職時吉安人年踰八秩謂不當驅馳就養以榮其親遂不復扣銓杜門里居共乎職惟謹研究理學多所發明雖所守堅定未嘗請于人有欲坐致者亦不可強然聲華旁暢自不容掩登朝之士與上庠名流四方學者過從日盛車輛盈門先生莫能拒當國者不能無疑乃遣都司之親信者詣先生覘所為既見言動中理惘然如有所失遂傾心願交焉當國者聞之亦為起敬交游中有相知之深者念

其貧無以養欲白廟堂畀祠廪先生聞而力止之謂君子愛人以德非所望也府尹雅知敬欲月致餽以示優賢之意知先生一介不取乃先遣所厚致意焉荅曰某于府尹有桑梓之分平時足不登貴人門若坐受饋是無禮也因餽出謁不應遽變所守曷若勿講之為愈自是諸公益加敬願為久要交繼是尹京多故人先生例以前説却之丁吉安人憂哀慕骨立髮鬚盡白卒哭類櫛鬚眉盡脱閱月復生其黒如舊終喪不茹葷酒既即

吉親朋咸勸以仕先生歎曰余以父命受官繼以母養就禄今二親俱逝寧復作是念耶自是磨勘不復循轉兩該恩霈亦不陳請安窮樂道私淑同志扁其室曰準齋自為之序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準之在人者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武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齋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

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為哉或出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以仁則如射行之以義則為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智譬巧則終條理之事惟直内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凖于一身又將凖于萬民而同其歸不但凖于萬民抑將凖於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於名齋

之義趙公彥㦸雅厚先生嘗奉詔以賢能才識舉端平更化復以行義純固可為師表薦嘉熙戊戌孔山喬公當國言于上曰吳某兩為筦庫尋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為臣言其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理精於著述凡士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英四方之俊苟有志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畧無倦容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天下何觀

焉于是特授從政郎充秘閣校勘先生力辭謂不可出者有五大意謂先人遺澤兩任榷征後縁親老侍養無違從此杜門不仕志在聖經分甘壓隱雖樂有朋之來每守徃教之戒今歴年之既久貴晚節之彌堅苟貪榮而復動則是以積年修葉工夫為一旦進身捷徑失其本心矣又謂雖居西班實受父澤若捨武就文是以文階為榮不以親恩為重有旨不允日下供職先生再辭云甞謂易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必見蠱卦之終葢蠱之

一卦專為幹父幹母而言故至于終推明其義是知所謂高尚者乃為親而不仕非謂欲潔其身而廢君臣之義也象以志可則也言之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伏覩公朝尅上之文有欲識不可得之褒是以其之杜門不出為可嘉尚今若祗受為一身之寵榮則得矣其如乖初志何從此奔走公卿之門馳騖名利之塗豈不上負旌别之盛禮哉奉旨復不許喬公一再折來相勉曰父澤不欲改易於孝道得矣君命名

不佞篤其可牢辭耶先生三辭云嘗觀兎罝一篇載于周南自公侯干城至公侯腹心皆以赳赳武夫為言夫關雎之化行雖田野武夫雖處賤事而不失其誠敬之心致使詩人美其好德形諸歌詠為周家之盛事然則武夫雖勇豈無用于國家哉其雖居右列未嘗以文武惑其心而公朝所以旌别者幸不以文武異其寵是則公朝薦才之舉有光周詩之所詠而其誠敬之心得以常存無愧兎罝之武夫矣其豈不知君命之不可違然

覲孟子所載君命名不俟駕是以將朝者論蓋謂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則不俟駕而行乃禮所當然今其屢辭是亦終安愚分亦義所當然也有言吳某重更父澤而就丈懇免秘省之列屬高風可尚雅志當從特轉秉義郎差監龔慶府東嶽廟任便居住詞曰朕聞德義可尊遺佚不怨自古已鮮于今尤希爾某隱于王城泳于學海朕以大臣所薦而擢西崑之職爾以嚴君之澤而安東岱之祠重違高懷勉從雅志庶國人有所矜

式知老成重于典刑孔山論薦之日上問所著何書孔山遺所厚求所著來上先生辭曰未畢蓋有深意於是先生踐履之實益孚於人而人益歎晚節之高爲不可及侍郎曹公豳時分臺察亦以先生薦謂其識見融明踐履純篤經學易數所得尤深特其固守命義難以強之出仕宜遵用先朝名种放程頤故事特賜延見或諮以治道扣以理學必能發揮素藴進吐嘉言以爲緝熙就將之助善類興起豈不足爲邦家之光先生居閒歲

久理明行修登門之士爭欲得一言以自啓發先生諄切語之不以爲悼其嘗取其言而讀之雖愧謭陋不足以知然求其大旨往往於道義則自得之深於學問則自信之篤詩書有說大易有傳論孟中庸大學之有解靡不自其心之體認而不敢有隱犁然自爲一家之成書其他雜說可以類觀吾與我一也而毫釐之必辨有曰心與身之不同理與欲異也而公私之未辨則不肯遽以善不善爲别曰五累則合有形無形者言之而知

見之累則以賢人所不免者為戒曰四力則分在天在人
者論之而于學力則以為人之所當盡而恃得天之福
忘修已之道者必深警而弗少恕也先生之言語文字
固未易以淺窺先生之窮行踐履尤卓然為不可及非
可以紙上虛文觀也永嘉陳君昉登朝日親炙不倦得
所著述退輙録之刻為一編惠其同志臨川羅君愚復
刻于廣右漕臺所傳益廣矣然其探賾索隱莫深于易
在原塾時書已脱藁未欲輕出始因門人永嘉王致逺

之請乃授文象三十日復以其同門羣請愈力遂出全書一時名勝分刻相先未三月而相毋又著陰符經解尤非學識膚淺者得窺其蘊奧且謂易原于八卦之畫而其實則不外乎三畫之乾因而為三教之辨破釋氏生死之偏推本吾夫子之教使人養生喪死而無憾所謂行乎萬世而無弊也他日論孔孟踐迹踐形之異遂著踐迹說以授王君致遠謂子張所問乃善人之道非但問善人而已迹者實之著而誠之所形也中庸言誠

則形形則著是也踐形者生而知之動容周旋中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踐迹者學而知之其於非禮必勿視聽勿言動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門人九華程𤏲請事斯語先生又作踐形說以授之至是致遠又欲明中庸大學續觧先生為作續序并以要旨一編示之其言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豈異旨哉葢二書首章一曰明德一曰修道能盡心學則德斯可明能知性理則道斯可修學者將以盡心知性可不於二篇之

旨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哉先生之於講學每謂不造於盡心知性之境泛泛然惟紙上塵言之是狥非卓然自有所見者惑也平居又曰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天地萬物孰有外吾方寸中者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以是而言易蓋孔孟以後所未嘗言者皆彰彰然顯言之故天地萬物之數多能了達於胷中其交游之密契者凡於吉凶悔吝之故雖兆朕未形亦多豫言而輙驗

當世搢紳諸公或即其居而深扣之先生不以告也嘗
語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使朋友
退而詳味之某壬辰叨第時坐局者閱月同年多謂某
曰子不見吳準齋乎某曰何人也曰今代之力學好修
守道不屈日用動息具有典刑者也故自號曰準齋而
莫不以準齋先生稱之也因率同年共謁之進見之傾
其色莊其神凝其德容表裏盎如也某生晚學蒙待以
忘年交然某之敬先生又豈敢以行輩自躐哉再月稟

別得其言曰子之心其知之非若禄仕易動者然年嵗間其有臨象之占乎初莫觧此亦不敢詰違居越幕踰嵗之八月乃以罪釁而有先君之憂痛莫追矣嵗戊戌濫員班綴尋欲丐外數請弗俞一日往求教焉先生曰子所請將遂矣第此別後再盍簪也必甲辰之春於是舉酌別當時合席凡二十士共聞斯語未必皆以為然已而其之塵勞憂患果不逃至誠前知之道其時諸賢出處進退凡得於仁人之一言者順之則吉背之則凶

今皆隱之于心非厚誣也先生書眼如月自照其心而了一身之出處其事親孝其居家理其待人接物以忠恕權衡尺度毫髮弗少越也修然環堵之居充然百氏之書不即人而人即之者何紛如樽酒論文又胡為而日無虛嗚呼衆率謂京洛紅塵車馬馳逐之間依然見安樂窩明易之堯夫焉紛華盛麗紆朱懐金之中而卓然有此心齋坐忘陋巷樂内之癯儒焉父澤終實之則凜凜素守之弗渝焉君命固避之而非好高以為孤焉

始也遯世而無悶終也樂天而不憂豈非所重者仁義忠信而何事乎公卿大夫焉吁此愚慟先生之終而相與屢致夫今復有斯人乎之嘆焉先生充養靈虛了達生死未感疾前其謁之語曰余其有阨乎未幾微若氣瘖人憂彌甚某造省數四先生指其躬曰此破屋也先人之敝廬也風雨飄毀其頹乎命醫如命將拯疾如拯溺盡吾力一日必葺然支撐莫能起命也得正而斃不啻足矣四月壬辰夙興命家人悉至卧内豫付後事首

戒二子友恭母墜家訓門人程爚侍疾朝夕無惓容先生以明心明性二說及孟子毛詩解授之謂致遠丞郡池陽以論語尚書二解俾爚轉付之閱十日端莊而逝生於乾道丁亥正月之巳未卒於淳祐甲辰五月之辛丑享年七十有八元配王氏繼室陳氏先卒男二人宗仁宗大孫其其宗仁等以八月甲申奉柩葬於錢塘縣欽賢鄉西溪之原與貳室同兆去武翼墓百步而近遵碩言也所著書已刋已授之外猶存手藁十五冊或以書問

發明義理或以酬唱形諸賦詠或解經析理為之訓説
篇目尚多方將編類別為一集以傳武翼在時有先疇
三百餘畝僦金之入日十千逮先生易簀時所存僅二
十七畝而僦金十損其一蓋其間居三十年間凡所以
資賓客之費者於此乎取惟知道腴之可味而不知生
理之日削尤昔人之所甚難也名公要人多從先生游
清談終日未嘗一語及乎私間有求致曲於當路者先
生色温辭厲且誨且戒莫不愧服頑民恃先生寛大有

負戱佃課纍歲不償反以知術相欺者先生非惟不校且顛則扶之死則賙其妻孥無不慚感頑者亦革心焉茲盛德事非勉強所能為也葵有日二孤請狀其行於檢正少蓬韓公祥忽轉某曰子知準齋之深其狀之某曰此非二孤意也况某淺陋請辭轉囑愈力既而程君來訪達二孤之請辭甚逼某因念疇昔沭愛予甚至方慨嘆乎今不復有斯人哭之慟屢矣矧狀其行以實不以文其何辭於是始忘其僣摭其聞見著述之大畧書

以告當代之立言君子云淳祐四年七月日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徐元杰狀

雜著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清風凛然尚餘鐵畫其昔守番昜今來雲川皆公舊治有像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南劍到任謁廟文

某視郡三日往謁羣祠禮也惟神英靈陰福兹土境内乖輯靈其妥乎尚燭此心俾同帖泰庶獲鞠躬盡瘁以及邦民而報君上稍或間斷則譴逮其勿長弗靖而為神羞

奠趙待制文

惟公宗國之英時賢之粹民庸朝績表表世瑞博洽羣書有更生之經學飄逸不羣有太白之文思廉靖牧民隱

然李勣之長城謙和自持庶幾周公之好士若昔大江以東之澄清愈茂乎玉溪棠陰之蔽芾逮公歸而助鼎鉉之和容從容乎上前以導德意都人喜見乎京兆之政清今代而有此西劉之趙氏胡自詭左馮翊之一麾遽高乎急流之勇退雙溪風月得公而晶明九里河潤為京之屏蔽其所去也人人之懷思其所至也物物而吐氣混乎寛大之中寓不可犯之嚴毅截然剛斷之餘存有餘味之樂易温温乎處貴冑而不驕駸駸乎登大

用而無愧上方倚重二難期股肱之勲勞公乃遽感一疾啟手足而長逝吾舊治一氓也受公之知德公之深聊一奠兮共邦人而揮涕

延平書院仲丁祭先儒文

濂溪之教洙泗之遺内外交養敬義夾持其未發也孰究於體用其時中也孰間乎顯微故念念乎惟中之一字朝夕乎大帶而深衣天祐中興壽斯文之脉尚此邦而見之𠰥生晚學後而冐領此邦之麾服考亭之訓既

齋肅而瞻禮于武夷痛自勉飭不敢不祗一動一靜念茲在茲儼然四先生之參前又若瞻乎濂洛之槼儀況以四先生之像與夫子序列于書堂之祠歲率二祀而申講夫仲丁之奠嗚呼濂洛兮我師四先生兮其我歆顧與此邦之人同為善人之歸

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某學不知禮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懼固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為憚然為政先後緩急

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為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目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為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倣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復初此子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為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

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寧比見士友
挍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知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
愜皆未敢以為善及加交代則知泮宫生員尚且增育
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
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怠於教事之為不善矣蓋亦與諸
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
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宫之生員又
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

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性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薫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已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

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
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葢勉人以務本之學望
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
孝悌為仁之本為仁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
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
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為
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閲民訟動多犯上薄
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

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勵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末流之弊前日牓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廪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為講經一職合與備牓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為日習常式

一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

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叅看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為常程一晚讀通鑑綱目須每日為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關守倅

延平書院榜示

某少蒙義方稍識伊洛心傳之正幸茲假守有先哲焉遺斯文教高山景行叅乎其前願與邦人共陶禮義休風追還名勝舊觀其學譾力綿惟諸儒宗英爽不昧實云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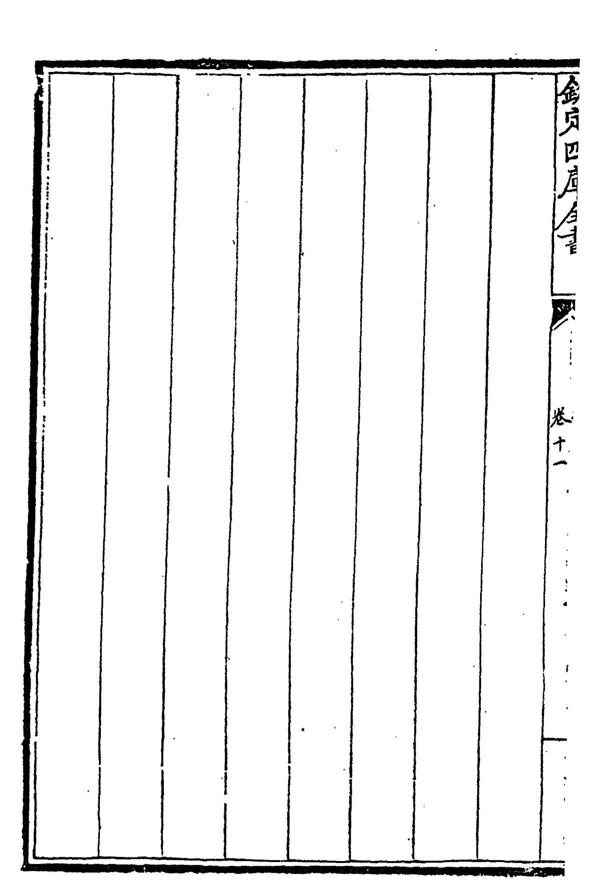
勸戒夜游宮榜

竊以人者天地之心心者神明之舍能盡人則天必祐但持心則仁自存勿謂天高近不違於眉睫當知神在動如見于肺肝蓋其道則福善而禍淫每鑒乎妄爲之過如古者抑文而尚質相期於務實之歸而況聰明正直之祠何用迎引游觀之樂祭非其鬼諂也可知敬寓乎神遠之則吉仲尼之禱久矣神祇寧容不遜之詹冉有弗能救與泰山豈受非禮之旅昔惟嶽既形諸誓謂來

朝不降以祥故妄亂徼福者反受其殃而褻瀆豈祀者徒見其昵不作無益害有益豈可錙銖斂之泥沙散之苟有先知覺後知庶幾鄉里察此穹壤監此移其供神者以供父母舍其奉空者而奉祖先追遠則春秋祭祀而時思養生則朝夕甘旨之意順以孝友于兄弟然後長養於妻兒本士農而末工商但各守於一業衣桑麻而食穀粟初不在於多言熙熙然相輯睦於井閭溫溫乎接殷勤於親戚絕陵犯乖爭之習懲賭博沈酗之風

教訓正俗而非禮勿為公私懼法而為善最樂以是便可貽格于冥默何往而不感台于休祥舍茲而事淫侈之娛或者其觸神明之怒自昔吹豳雅擊土鼓秋報本則惟朴是崇凡今遍市燭滿街燈夜游宫則不經之甚喧閧旦復旦管絃簫鼓之迷情往來人看人珠翠綺羅之誨盜多少好人家男女因茲趂閧以蕩心萬千有田產富家相與爭雄而敗業此外難盡形于言說其間亦寧免于悔凡端的認取話頭前後豈無樣子與其浪費

擲空花而過眼孰若今圖布實地以及人推食解衣推有餘而補不足修橋補路利涉遠以濟不通各依本分以做人每行方便以處已我今為苦口逆耳往不咎而來可追人誰無善性良心見則遷而過則改愚言如此賢識鑒之請細尋思庶圖功實



欽定四庫全書

棋埜集卷十二

宋 徐元杰 撰

詩

自戒

震畏四知我畏我知心之所畏天不可欺

館中分韻餞李大著出守上饒

赤城烏府家忠信以為寶當年璧海珍摛文絢春藻光焰萬丈餘膏丐淵浩浩梯級丹霄寬聲名日杲杲幾載

造筍班細武歷蓬島恬淡簡世味真實契穹昊輿感秋風蓴夢繞春色草有欲為留行不可奪所抱乃睠古江城姑熕寄牙纛除目出脩門驩頌生野老清透溪冰寒明映巖月好心傾子衿青魄褫猾隸阜饑歲忍流旽烈風助淫潦其如來暮何弗翅蘇雨稿疾驅召父車增峻尹鐸堡顧余學獨晚遇李愧弗早茲尾羣士僚乃階二天造恩休到松櫝慶色滿粱稻賦別無佳言劼毖有真禱祇恐難久外端不竢及考寵褒騰璽書虛竚副旒璪

其以公之歸出手扶世道

題竹洲

人之生也直此君亦如是我酷愛此君臭味本相似方其出地初一種根萌異剛特儼不回鈞石莫障蔽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漬玉成脩茂姿表表在天地其静專似仁其動闢似智其肅然似禮其凝然似義虛中純白生似信不容僞在人該五常在天足五氣六月蒼蒼寒不附炎熱勢雨雪披猖中彈壓萬凋瘁似正色立朝忠

誠著於世似廣厦萬間其蔭足以庇似聞伯夷風頑廉懦立志似堅子卿節夷險無二致似見魯仲連不復論鄙事似識元紫芝頓消名與利子陵釣嚴灘太公釣璜渭風月一竿中相從神骨契持此叩竹洲考功言外意

和祝子壽作詩須索意韻

翰墨絕畦逕言詞中律度筆落風雨驚詩得江山助不食烟火語說到精髓處升堂必入室由道誰不户達者無後先成賢特指顧要亦認意思初不在章句伊欲

登壇場且闊著地步其中有活法此理若大路所差只毫釐相去已冠屨蘭室味本同蓮社約此去把定心鴻鵠直須盟鷗鷺多才夙究明一見已頼悟貂續不勝情用得以布露

和金兄

大學融智門至善在所止明德與新民貫通無異理萬折水必東千古吾晦翁考亭追杏壇猶存舞雩風昔者學易堂粵山寬閒野此道聞而知篤信無虛假尚有劉

靜春至理共樂循我登二老門天方壽斯文服膺善恐失適正杜邪曲當時片言下問道不隔宿學易堂已空誰與鞭凡庸靜春正者麗樞衣儘從容襟誼子崇篤遠來顧煢獨作詩念清新愧我言腐熟四海皆弟兄尚友惟輔仁春草正碧色話別同敷陳

送上饒皇甫宰

天下邑無不可為在人忍耐自為之信能寧心辦堅苦事到難處天扶持民吾同胞痛痒切何忍横斂類剝肌

心誠求之若子保人亦懷之如母慈上饒邇來號凋劇
茍爲稱貸負賴隨況多權官慘剝割又肆席捲公化私
吏奸得售科罰計等第輸錢與斷詞詞人欲休休不得
充庭塞獄纒纍纍公來憤悱感動處與認前時已貸貲
謂令親民民必及民固可欺天莫欺民脂民膏供我祿
胡寧又割民膏脂催科僅僅欲逃責毫分不忍科罰施
奉公洗手附庸邑一孔一粒歸州司請俸有時不給用
月索莊課來助支屢典緡錢代月解幾回過我同攢眉

聽訟元不以憚煩使之無訟而民宜相安田里閭者保懶出市廛謳耄倪日長喧雀堪羅設星散飢烏靡孑遺花酣滿縣春風遍草茂虛囹天意滋君之來也慼額告蹈此湯鑊出未期屢效淵明歸去慼不求赫赫聲名馳自甘陽城書考下誰曰悶悶政術卑隱隱綽有棠陰地忽乃遽及瓜戍期自上而下有公論轅轍依依動去思吏卒將迎相告語東君政化尤可推義居孝友能為長睦族慈幼存成規里仁為美典型在居家既理官可移

此番政事行無事黙與古者氣象追君令既展朝天旆
行人路上口成碑予豈栖栖為佞者特告方來共鑒玆

雲錦堂

太湖之陽景絶奇乾坤軒豁呈端倪分將一派清漣漪
南宮幻出紅琉璃朝暾未吐烟露垂碧紗裯裏眠江妃
六月火繖張赫曦姑射山寒冰雪肌妖嫺萬態不敢窺
淨洗却面凝西施欲雨未雨多峯奇霞生島上乘馮夷
來從西蜀江水肥似絢吳江楓落時水鄉月午舟葉攜

何處更覓昆明池問渠為此堂者誰人與鷗鷺相忘機丹心緬慕周濂溪愛其瑩質生淤泥推門清風故人來一一君子徧追隨六郎姿貌當年非肝腸染透鉛與脂拈花摘葉兒女癡弛却蠶絲牽藕絲紛華一掃金飈吹皮膚剝盡實不虧畫清人靜茶烟飛覯雲葉葉無停披千綺萬纈古寶遺底用漫天錦障幃惡其文著尚絅衣澆灌道義培根基氤氳妙毓山澤姿膚寸彌滿天地維

題李氏雲莊

雲本無心出莊非有意名午供雷腹實曉帶月痕耕身世隨舒卷山村任晦明飯疏浮富貴畎畝但存誠

書安象祖靜軒有感

太極即人極坤爻德不孤直方真主宰敬靜實功夫老檜霜中榦寒梅雪裏株常惺惺法處收斂物俱無

和袁守

和糴存和氣春生壟闢時民庸天上見歲事臘前知吾謗諸侯度誰褰使者帷樂民之樂者犂雨趣耕治

和章宰訪祝子壽來青書院韻

文昌因祖餞郎宿問齋名枉駕一朝欵寒窗千載榮未花梅索賦堪杖竹經行自得來青句山泉不可清

送尹子潛赴省

吾儕堅世好心事老天知夢寐符前説軒翔定此時故家當有後造物本無私雪裏陽春脚梅開第一枝

贈臨川胡丰文求叢桂書院字

莫訝書齋小其中天地寛毓成岐嶷粹立取本原端掇

拾童科易㤥弘道術難好培叢桂種休作浪花看

贈徐鑑堂

鑑堂均此號兄與弟相先畫以名家顯神於活法傳雙眸蟾皎潔兩袖羽蹁蹮落筆人人似柯山本是仙

又用韻答何上舍

臘雪多為瑞豐穰隔歲知林巒銀劒戟苑囿玉壺池映几孫書飽卧冰祥母飢疾風看正色餘事付清詩

挽克齋陳先生四首

薫炙儒先早朱門授受親去尋顔巷樂歸詠點雩春道
妙窮精一心傳有省循樂天知命者憂道不憂貧
親養九旬餘先生壽亦如學充淇澳美訓釋濟南書諸
老經筵送俞音寵渥疏惜非程子聘中沮亦時歟
師承心獨切於道愧無聞幾載鑽堅歎前年枉教勤墨
車回可贊晉鄙善潛薫道脈惟其壽天胡遽喪文
痛慘哲人萎愚纓喪母悲遡風懷紼路泣雨寫哀詞學
本藏諸用行皆篤所知惟餘經訓在交付有孫枝

挽求志居士王料院二首

奕葉文宗盛如公罕與俱源流傳紫橐題品重洪樞潮左清名凛江南政績殊二難藉共薦生死亦同塗

身忝蓬萊客摳衣謁使臣麈談頻款曲樽酒屢慇勤政事欽前蹟詩書聳舊文話言猶在耳不忍哭公墳

挽分寧張少仙二首

貌與心俱古歲寒松檜蒼學高眸炯月吟苦鬢先霜能賦秋賓早收功晚節香滿門弓冶趣有鶚待雲翔

當路知公諗搜揚入剡科才難行志易官小及民多北部勞人耳東皈奈命何郵音嗟忽斷空有淚滂沱

挽宜春趙別駕二首

叢桂論文舊辛酸話早年虀鹽朝慣苦膏火夜無眠一第酬初志殊勳策步仙激昂英氣宇緩步赤霄躔

詩債松邊了鉏荒賸種花雲程衡麓雁風味仰山茶白玉樓成速金鑾事可嗟桃源千古恨寒日慘啼鴉

挽辛憲若五首

在昔我先翁禮壓先正隆潭潭帶湖府凜凜玉溪風夜
悲觴籌裏春花唱詠中懷哉秋水去世好孰如公
榮顯宜超躐威聲㦧外陲邊疆多嶮歷麾節兩朝推范
子甲兵有張名草木知急流緣底勇路口峴山碑
十載居閒學瓢泉映潔清陶潛黃菊趣杜老白鷗盟雲
自無心出春隨有脚行知非古巴蜀使指若為情
旌廉優召節丐佚得臨漳靜退家庭舊清芬滋味長病
中知命見力上掛冠章了了遺言善雖亡實不亡

眷義門牆舊交遊手足如方勤來妣賻忍寫慰公書繼

世多先烈諸郎總令譽觀音山路顯飛些重欷歔

挽王廸功

徼好年家後知公月旦先寵榮身外物孝友性中天趣

自怡堂得詩從猶子傳故園遺蹟恨月落早無邊

題方氏綠野園三首

佳景環深院開門遠俗隣徑幽通鳥雀溪迴隔風塵客

過宜樽酒時來與物春好風為我至蕭散足怡神

衆木欣欣茂扶筇到故家樓高春月曉池曲暮烟斜物
化遷無定徘徊興自嘉悠然塵外想隨意樂年華
春晝情無限欣看綠野叢折花紅帶露種竹曉生風自
有悠閒趣何須繪畫工名園多勝致高詠與誰同
次趙守鹿鳴宴韻
邦侯光價擅文場密印心胸書傳香鳴鹿載歌革野什
驕驊群跨杏園芳陽春有脚葭吹管生意無邊柳著行
已報主人環玉立與觀賓句遍春坊

次章守鹿鳴宴韻

儒宫新創俯青溪上挹魁躔踵舊規鶚薦聯名充賦日龍飛親策采言時指迷承學雲中路珍重賢侯席上詩只有梅花知此意東君著眼是先期

及第謝恩

聖朝天子薦臨軒嘉與愚臣究本原天地兩間扶景運唐虞三代印微言慙無一德酬清問猥玷初班誤聖恩一節誓堅忠與孝立身端不負乾坤

袞衣日月炳當軒光逮芻蕘采衆言內外修攘明治體
甲辰恭和御製

憂勤終始養心源英髦瑞列霜中榦治化春回雪裏根
顒溥需雲蘇物槁九垓滂沛洽君恩

戊戌恭和御製

明庭親策廣蒐賢識治朋來誼少年肆秩瓊林賓燕衎
載頒寶畫寵光延此時禮樂三千字他日丹青數百篇
螻蟻懷忠賡帝詠相先事業誓神僊

戊戌館中分韻餞劉祕書

聖明欽恤重臯陶一日飛星五使軺方幸蓬山陪末屬遽瞻英蕩隔層霄諄諄天語扶邦計念念民生粥教條輕重適權乎簡眷金雞山色識雞翹

瓊林宴恭和御製并序

臣夙抱孤忠生逢盛旦天光下燭侈昭代之恩榮宸翰俯頒妙聖心之聲畫永言不足美報謂何臣恭對王休恪遵帝訓既醉以酒共

陶熙洽之風乃賡載歌仰贊明良之會拊躬

震惕拜手歡呼

丹墀密勿對堯言忠欵拳拳實戀軒帝學緝熙方顯行

聖心左右已逢原光昭寶畫敷明訓儀侈瓊林匝異恩

百拜賡歌天日皎報君惟有此心存

入講論語二首

温温中旨肅傳宣魯語書陳誦説專聖意聿宗伊洛訓

愚臣謹繹考亭編寸心普物根源地百拜承顏咫尺天

堯舜吾君持所學敢陳他道對王前
躬承清問及年豐蠶麥令還與舊同稼穡艱難周聖慮
農桑勸課即田功志民深閔傷公雨勤業猶存豳國風
懇懇召和關主德我皇心直與天通

直宿禁中

清和時候玉堂宣愚亦何人厠講筵但覺夢回深夜爽
不知身在九霄眠志裨君德從容地戀切宸恩咫尺天
願散輝光燭幽隱肯專榮耀貴金蓮

部中覲新竹有感

粉署窓前小竹林子孫蟄蟄得春深土膏肥迸蒼龍角地髮抽遲紫玉簪簷近十分饒宿溜牆高終日破層陰南風昨夜陽和透放出參天勁節森

早起玉堂窓前俯方池有感

玉堂窓外小池深香霧朝浮花氣沈樹杪亭亭鴉點墨萍根發發鯉跳金中涵一勺淵泉定上有九重天日臨充廣恩波無盡意敢渝潔白寸丹心

供銓部職

愚生何幸聖明遭官府宫牆上界高冰雪身心參宿列日星條令揭天曹二南美意存周召九德淳風慨禹臯我亦空餐慙汝士諄諄惟切痛民膏

宿部觀銓法苦蚊

炎方典禮始郊迎夜宿銓闈暑氣清萬物洪纖俱夏長九天寛大逼春生眼明剔蠹牙籤滑手倦驅蚊玉箑輕我自黒甜深帳穏不容形逼曉窻明

題嚴陵瀟灑亭

天遣溪山付客星翠屏中界玉澄泓無邊瀟灑寸心遠有分登臨雙眼明淨洗胸中參范老細於詩裏勘元英千年相望神相入一脈清風要主盟

題靜軒

主靜非專在靜時至於動處亦隨之聖賢學問惟知止敬義工夫要夾持所養勿忘由勿助其中何慮又何思莫教鶻突名軒意物誘情遷幾坐馳

題趙南卿愚山

愚山山上謫仙徒到底真愚却不愚山色長供詩料富山居贏得俗塵無逍遥天地南華子隱約簞瓢陋巷癯定力不同山不改一生雙眼不渠孤

題金氏三桂堂

見説庭階玉樹芳薰教書史郁心香郤詵林峙應難並燕竇枝繁未足方莫羨三槐森鉅府且看三桂列華堂多聞直諒成三益松竹梅花共雪霜

次韻何陸二別駕同遊靈山閣三首

平分風月兩悠哉勝賤春濃花未摧蕭寺適今重建閣蘭亭懐古共流杯典型二老溪山重唱詠諸公今日開慙我枯腸元蹇澁底教頭上片雲催

聞説精藍頗壯哉天教傑棟起崔嵬簷前山色呈螺髻檻外溪光獻玉杯對景自應雙眼豁憂時應得笑顔開喚回忠定遺芳躅袞袞雲霄步武催

彼美前修亦偉哉歸然風雨不能摧人新人古懐斯閣

春去春來付一杯遊興漫隨流水去衰眸長對好山開銷凝往事凭欄久杜宇一聲烟際催

登靈鷲千佛閣為往山野堂紹祖留題

彊支疲繭此躋攀屈指曾遊十載間方丈喜添千佛閣雙眸陡豁四圍山可無可有僧衣鉢隨得隨供佛面顔門外雪深知幾許只消透得箇重關

夢神人曰公當以是字名庵覺來賦是庵詩

審是須防自是偏四通八達路平平伊周孔孟是心一

堯舜湯文是道傳善惡正邪書裏月行藏用舍性中天

聖賢萬語千言訂箇字來從太極先

詠以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刻印章詩

三才中立圓形均昧者拘拘利乃身不道有身皆有血

豈應知我不知人其間一物容虧性是即四肢頑不仁

洞洞八荒皆我闥豁然窺見等天真

贊勉𥙿道者題經

念佛直須參佛透看經容易悟經難聲音未必如來見

盂鉢長教嶺上覯了得貪嗔癡一集更超戒定慧三般祖師食盡人間蔗千古留楂咬嚼看

席間和周頴齋韻

清泉白石誘登臨淨瞰軒窻竹一林雋永如君真有味膏肓和我不須鍼流行坎止人難必果育蒙亨力要深一笑相逢邀一句喜渠介潔似儂心

送畏齋何監簿添倅解替東歸

春風行李萬篇詩明月歸舟幾片碑千載岫雲佳話柄

兩年懷玉淡生涯已聞北闕飛丹詔早趂南薰度赤墀歷歷口開天下事直聲元是九重知

送紹興葉帥攺當塗

八年于外與民宜徧歷穹臺閫又麾襟度乾坤無忤物鬢鬚霜雪却緣誰寛平到底人懷去廉靖如初帝簡知受善如流聞義勇真誠端以古求之人言禹會即當塗上曰蕪湖抵鑑湖姑少副公求去爾匪伊有詔盍歸乎知心霜月渾無滓回首春風定與俱

慙愧蓬萊賓客後顧言陪侍入天衢

送陳國珍之官鄱陽

盟締慈恩十四年匆匆話别戍梅仙便家澤國冰溪壤得庇皇華刺史天事到直須行已志官卑最喜近氓編許多静定清修力警戒聲名企昔賢

餞上饒推幕葉西澗召為國子録二首

魁耀來從古赤城三年冰水一般清蓮池婉婉中流砥米廩行行要路程悟主讜言須啓沃康時偉業待恢宏

却憖疎窳深知遇别後音書等弟兄

客有攜來端水珉天然中界玉圭形送君早入薇垣紫結劉先登藜閣青要看濡毫香典籍直須提筆福生靈端凝正笏如山立匪石斯心社稷經

餞江東繡使庸齋趙玉堂二首

天上玉堂辭寵榮却持玉節按江城惟刑之恤民心悅不怒而威吏膽驚有脚春來陶化日無心雲出雨蒼生箇中運量常提醒元氣循環晝夜行

福星分野大江東道味逢山聚話中漠漠暮雲詩興感依依何日酒樽同虚心無我爰咨度養氣知言協粹冲望切衮歸碁宥密可能無夢到周公

餞永豐易丞赴庾檄

世道圓通更直方松陰庭院亦聲光眼明英蕩公題品身入芙蓉婉賛襄田里歎愁從此達公私幽枉待君揚更煩好斡東君造一道奸貪凜雪霜

别盱江易耕道

點勘窗前畫景舒豁人雙眼綠陰敷明方寸地通三極會一理中該萬殊靜體陽工生意思密融心匠活工夫丁寧後會秋風鶚萬里青冥是坦塗

贈歐陽奇父偕弟益卿赴省

中朝耆舊半淪亡憂愛胡為畎畝忘我病不禁心痛折天災惟有涕流滂救時議論須知體醫國文章要識方期子聲名相照映好風天際雁成行

贈方介石

介石翁來契所思騷吟風雅儘追隨庾清鮑逸可無酒

島瘦郊寒只有詩原不染塵圭竇適未能忘世璧雍馳

賦違恰限江天雪説向梅花心事知

贈章酉仲

滿門賢粹鶚横秋文藻如君行愈修道本虚靈天内有

學於平實地中求堅凝力量誠無息收斂精神外不浮

充養胅豐隨用顯大而敦化小川流

贈香溪留君東上

近代騷人詠性情隨心而發自分明吐吞風月咽喉爽咀嚼江山齒頰清溪邑近聞工比興君詩端可派宗盟馬頭雪絮吟鞭快好辦佳篇奏集英

贈談星葉生

至誠之道可前知知命如君亦甚奇二十八星輪指掌兩三年事印著龜春來春去元無盡花落花開自有時門外青山知此意只教松栢鎮如斯

贈日者盧生

相逢未縱談天口開口便教儂賦詩我語只堪供覆瓿

子行聊贈若為資忘憂對草閒供詠濺泪看花重感時

何日重來當刮目只談風月得舒眉

又贈日者曰清朝貴官

歆艷清朝作貴官人人都把命來看未言造化窮天理

且據千支鋪卦盤富貴熱中從古有功名向上每才難

榮枯勘破花開落始識霜松自歲寒

贈日者楊應齋

爛柯山客命能知人事更番一局棊甜卦易窮行苦卦此時相語驗他時窮通任理胡不可災福緣人要自持我老只堪漁釣隱衰慵夢不到蒼姬

贈日者李成齋

譚天玄徹李成齋豫訊東風著早梅自昔不離三正備謂予帶得五行來窮通於我何加者演測如君亦偉哉說到常人難說處靈臺湛處現星臺

題金華徐伯光義聚規約

至矣前人恵後人愛之無不用吾情寸心千慮規前定六世一門家太平愈久愈敦同保守不容不念始經營業為可繼宜休養夜夜春雷鼻息鳴

每慨人無善後圖蕩然家檢亦何疎眼前漫不知由已身後誰能管得渠喜見雙溪令軌範更綿一脈古詩書了知斯聚更斯義散及宗枝廣義居

挽黄制屬

家傳山谷舊簪纓志業剛豪早有聲二子學文能紹志

一官拜命竟辭榮琴齋不聽鶯人語鉞閣空留薦剡名

借問松坡誰是主疎梅淡月兩凄清

挽吳準齋

壯歲能官不厭卑愴懷霜露蚤知幾扣其學問中心得

如此典型令代希天子詔之堅遜避朝端達者夙瞻依

甲辰重晤言前定痛述生平淚忍揮

挽前南劒添倅楊料院

泣别監州隔死生薄雲兹義更何人草青彭蠡湖邊曉

花滿江郎峯畔春每慨共官惟氣直略無片語不情真
西芹香火家家意所欠箋天澤徙薪

挽都大王郎中二首

魁望西來職秘丘年家託好敘綢繆身為僚友兩三月
公肅皇華百八州列緯載班清劇耀高風遽勇急中流
訃聞落晚呼天咽涕泗交頤重所憂
一門孝友古難為堅苦端凝更自持如此典型令代少
粹然言論滿朝推若人已矣嗟何及魂氣信乎無不之

楚水蘄溪生死地英靈上訴九原知

送郡守

郎園師閫重王人朝績民庸簡帝宸屈此偏州何小小

偉哉仁牧自朏朏下車福十餘萬户褒璽朞三百六旬

廉恕公勤持四字痒疴疾痛切吾身顯幽一理初開鎮

撫字丹心肅告神動有發明基學力略無凝滯見情真

智常周物能容物政每近民深得民居理家庭培玉植

燭臨官吏皎冰輪行其無事州閭靖急所當先夙夜寅

溪以玉名聞瑩潔巖如日色共晶新吟肩峭若靈峰峙詩骨清於南澗濵坐嘯中和堂上邃猶存正始古音淳無心雲出當年岫有脚陽生此地春不忍一毫傷赤子了知方寸即蒼旻邦人鏤膽交相語覊事關心尤至仁往者過征羅暴虐甚而乾没啓嚣嚣炎天陸運枯膏血累月肩擔摧骨筋五百里程陪搭斛四千錢費各沾巾農夫搔動征夫苦行者攖拏居者嗔所幸天高常耳下惟公露禱悉言諄一分寛受一分賜半減誰知半減因

問穀幾何先給直作舟用濟廣通津聽民樂與官爲市
如已隱憂眉輒顰怨氣收聲回逸樂歡謡鼓腹飽輪囷
時暘時雨孚祈禱不豫不遊忘苦辛泉漏有恩詳審處
藥傷無地不咨詢昔襦今袴同歌范萬口一辭方借恂
邦計索程隨日了後來成軌要人遵眷懷趣赴周行武
德意難忘召父親將指覲風兼畀節舉頭近日蚤垂紳
甘棠蔽芾思留躅英蕩瞻依忍出闉倪旄攀轅風解愠
旌旗遮道雨清塵筠籠映日成清閟秧馬銜烟布緑茵

舊治密鄰新治壤徐行便直部行巡建臺及境雖迎後
過闕留班定侃誾準擬助和商鼎鼐雍容成道漢絲綸
職親地近訏謨密言聽諫行膏澤均局面轉新碁著定
方書如古藥材掄公私節用紓民力勇智合謀恢地垠
襄漢經營蠶路闢江淮聯絡雁臣賓年登所至糧棲畝
令信何難楮即緡君相簡知惟篤實古今難泯只忠純
吾家自有青氈物時節合參洪化鈞一州一道推而準
此土此民同所珍自揆偶然聲氣叶相親深處髓肌淪

送行萬兔難寫畫歌此以旌良吏循

題俞簿梅皋書院

淺清溪澥瘦山巔淨洗肌膚冰雪天偏向書窓伴幽獨不教塵俗滓嬋娟

來青書院桃花

塞滿乾坤本是仁更無一物不洪鈞山桃自不知麤俗也與梅花鬬早春

游鷲峰贈楚堂和尚

目斷天鵝影不留梵風吹落鷲峰頭野堂四大無窓壁散誕當年箇野牛

了頭巖

了頭不是女了鬟把作堅牢擔拄看撐定東南天半壁鎮教雙聳碧雲端

以琴送郡守二首

詩翁雅鎮玉溪山褎璽飛來玉節還為報佳音天日近南薰殿裏正催班

天朝交口重聲名公自脩然物外情岷有焦桐旌往戀
當年靖獻與俱清

訊劒浦主簿詹棟齋

竹林饑午隱禪扉合傍鸞栖亦此栖時一參寮茶供罷
可能無語到雙溪

送俞兄赴省

得隽文場氣匆盈便如捧玉謹持盈鄉邦畢竟辰年好
冰雪身心上帝京

餞劉恭父二首

劄鐙難留乘馬東花枝爭看㚖長紅衮衣空使斯民戀綠竹誰歌入相同

樂事遲回致歲豐幾多遺愛在湘中須知楚水楓林下不似初聞長樂鐘

和李文溪送青雲道人歸杭韻

丹成會見君身蛻我欲從之更問天喚醒橫江孤鶴夢憑君持此叩坡仙

和懷玉本老

失脚天台絶頂峰又來懷玉亂山中瓊橋去後無消息

禪月重重有衆公

題日者李成齋所藏李文清幅

相公提筆福蒼生印得當年命術精鈞翰珍藏塞翁馬

六丁嚴護不容驚

和汪君

會次秋風澗底蘋坐間那得此嘉賓詩來香迸宵人屋

笑殺元規塵汙人

贈毛梅谷

彈琴須會鍾子期畫梅莫遜楊補之墨妙坡仙助揮掃

雪晴霜夜月明時

贈風鑒神眼

世道支撐儘要人閲人多後眼通神一朝相去三丞相

令昔同歸識認親

贈鑑堂

方寸無塵眼有筋如他圖了幾勲臣更煩提起丹青手寫出驚天動地人

贈刀鑷王誠三首

刀鑷王生勇黠妻痛憐白髮有親慈紛紛世上私妻子聞有斯人死愧之

汝家住近里仁坊不戀妻兒戀侍旁父子性天非可奪親親仁也盍揄揚

婦人蓋亦有仁心只為冥頑溺愛深令此譬之當愧死

何妨重理舊絃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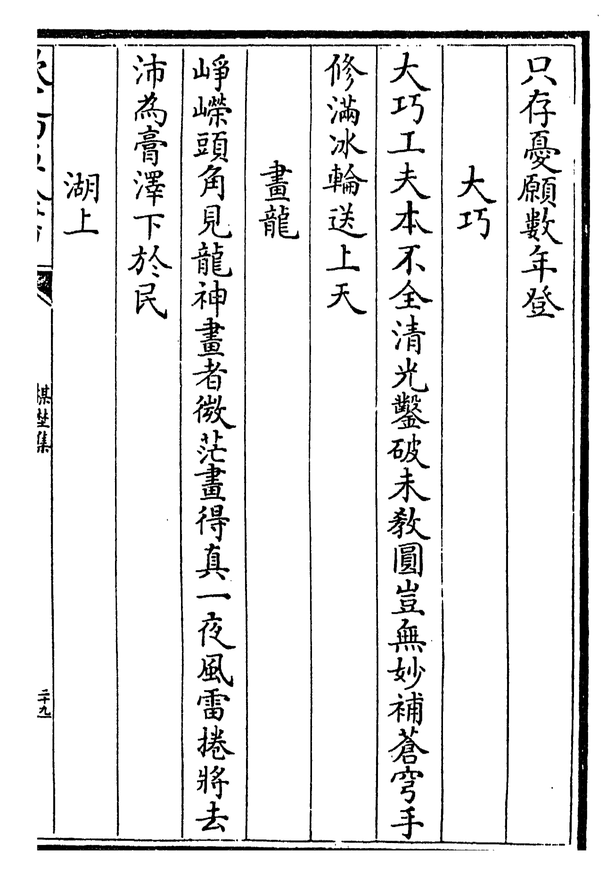
贈日者林雪庵

雪庵笑我頭如雪雪幹須知立歲寒會面炎炎朱夏日門庭雪澹自相看

又贈術士薛鏡臺二首

儒流令以術為資滿腹星躔洞隱微自號鏡臺須自照逢人休浪泄天機

始吾為養喜徼榮今恨孤孱感慨增白髮滿頭何所用



只存憂顧數年登

大巧

大巧工夫本不全清光鑿破未教圓豈無妙補蒼穹手

修滿冰輪送上天

畫龍

崢嶸頭角見龍神畫者微茫畫得真一夜風雷捲將去

沛為膏澤下於民

湖上

花開紅樹亂鶯啼草長平湖白鷺飛風物晴和人意好夕陽簫鼓幾船歸

詩餘

滿江紅 以梅花柬鉛山宰

似玉仙人三載見西湖清容擷不碎一團和氣只伊消得雪裏水中霜態度臘前冬後春消息看簾垂清晝一張琴中間著 寒谷裏輕回脚魁手段堪描摸喚東風吹上蘭臺芸閣只怕傅巖香不斷摩挲商鼎羹頻作管

一番滋味一番新令如昨

先君楳埜先生工部侍郎徐公文集凡二十五卷直諒誤恩分壘始克聚俸餘鋟梓敬寘郡齋訪求闕遺尚嗣刻之先君未第時為文未嘗有藳既第中外僅歷四考餘皆端憂幽疾之日戊戌立朝直諒兄弟尚幼且先君單騎往文字亦復散失故家集視近世諸老獨不為多今集中多甲辰乙巳在宗廟朝廷之言然經幄詞垣初不為久姦賊蜮射遽死國矣庸齋趙

先生為集序慨之為長先君蚤從克齋陳先生西山真先生游孜孜焉以聖賢問學為事文章氣節其餘也直諒兄弟不肖何足以知之謹書識集後景定二年臘月二十四日孤宣義郎權發遣興化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男直諒百拜敬書